

文化
艺谈

山水画的“形”和“神”
读王克文新书《山水画技法要旨》

◆ 胡海萌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门类，占据着中国画很大一块儿分量。正因如此，山水画所蕴含的技法、笔墨也就变化更多、更丰富。

历朝历代，论述山水画的著作很多，各家各派均有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著名山水画家王克文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山水画创作和教学实践的学者型画家，故他的理论体系更多侧重于“实践性”、“实证性”。王克文强调，写实也好，写意也好，都不能脱离对生活的观察。艺术脱胎于生活。这是王克文山水画理论体系的美学理念。

中国山水画不同于西方风景画。西方风景画仅仅展现风景，而中国山水画则更多展现着画家对客观世界的一种

认知活动，隐含着画家的宇宙观，是画家人格的一种高度体现。这就对山水画家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对客观环境的观察不够细致，画家就很难传递出自己主观独特的、细腻的、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东西，即失去了个性。

王克文认为，美术教育既要做到“师古人”，又要做到“师造化”。“师古人”是指传承前人经验，“师造化”是指生活感悟。画家没有一个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实践，对造化的感悟必然一知半解。对中国绘画来说，笔墨就是画家的气息，笔墨呼吸之间，直接反映出画家的人格修养，审美境界的层次和高低。

中国传统山水画家在一个长期的

中国文化熏陶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人格审美理想，长久以来，中国绘画的审美教育相对不太注重“形”，更强调“意”，讲究“诗情画意”。王克文在“形神之争”这一焦点上，明确地提出了“形是表达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精神内核”的辩证美学原则。这恰恰也正是古人所谓的“形之不全，神将安附”的理念。形状抓不准，意境从何来？说到底，绘画的基本功还是笔墨，基本功无论如何要扎实。

承载着王克文山水画理论体系的学术著作《山水画技法要旨》一书修订版最近以崭新面貌与读者见面，日前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相信读者会在这本书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

匠心
独具

紫电安邦看武备

◆ 夏龙



■ 汉代百炼钢环首大刀

《紫电安邦——历代武备文物特展》12 月 12 日在韩天衡美术馆开幕，这个展览是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展出了纵横上下两千余年的中国历代神兵利器三百余件。其中汉代百炼钢环首大刀、唐代烧直刀子刀子、宋代镔铁矛、元代银装凌霄花雕玉柄刀、明代旋锻反刃佩刀、清代骁骑将军甲等赫赫名品都是首次公开亮相。展会期间，还有两岸专家学者举行专业的演讲会，对古代刀剑的制作和使用进行探讨，对武备文物的保护、复制进行阐述，还从精神层面剖析武备文物所含有的精神力量。

中华武备历史源远流长，自古便名刃辈出。青铜时代就有轩辕夏禹剑、赤霄剑、泰阿剑、莫邪剑、干将剑、鱼肠剑、承影剑等十大名剑。秦汉之交，铁兵一现，便展开了钢铁武备辉煌篇章。“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们尝试在流传下来的秦汉唐宋元明清铁兵中，寻找那些极少数状态极其良好的，进行专业的系统研磨，直观呈现出古代刀剑最初的完工状态，其锻造与热处理的工艺特点也尽显眼前。研磨后的铁兵那超乎寻常的长度，近乎完美的锻打和恰到好处地淬火都令人惊讶，两千多年前的祖先是使用了怎样的炉火，制造出如此犀利的武器。研磨后所展现出的地肌里，可以充分对锻纹进行观察，那些细密的锻纹，有些灿若星河，有些平如止水，有些斑斓绚丽，都给予人一种恬静如斯的美学享受。彼时覆土烧刃已经被广泛的使用，淬火所留下的淬火痕迹如此美丽堪比流星划过星空。

“武能安邦，文可兴国”，中华民族尚武不尚武。此展集海上诸藏家之武备文物珍藏，汇于一堂，琳琅满目，流传有序，大多是世间尚存之珍品孤品。

书墨
画缘

率真质朴 碑帖兼容

◆ 傅德锋



■ 张卫东 行书《陆游诗》

时下书坛，追摹二王成风，书家之间，多有雷同，很难找到个性化的东西。然张卫东却是个例外。他学书自唐楷入，兼及魏晋小楷和南北朝墓志碑刻。后转攻行草，以二王为主，朝斯夕斯，习之不辍。主攻二王，也是海派书家的一个主要特点，像白蕉、沈尹默即是这样的代表。此后，周慧珺先生继之而起，亦是以二王为基，参合北碑，其书婉约多姿而不失劲健峭拔之态。张卫东工作生活于上海，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书深受海派之影响，自然在所难免。

张卫东以二王行草书作为主攻方向，既是书坛大势所趋，同时也是自我审美追求的一个自觉选择。二王书法的本质实际上还是创新，是集大成之后的再创造。而非从技法技巧上接近古人或几可乱真便是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张

四家、赵孟頫以及明清诸家和现当代名家之书法当中汲取养料，不断丰富自我。其中也不乏对南北朝墓志碑刻的参悟领会。所谓“帖可以养其气，碑可以强其骨”。而实质上是无论是帖还是碑，都有“骨”和“气”在里面的，这个需要进行辩证的理解，而非简单化一。碑帖兼容，其实是一个丰富信息含量的过程，也是一个找寻自身风格树立的过程。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抓住了碑帖兼容的实质。

他的行草书从碑与帖所占的比例上来看，是碑的成分占三，帖的成分占七，以帖为主，以碑为辅，在气势畅达，如同行云流水一般的行笔中时而出现一些凝重迟涩之笔，以形成线条质感上的反差，这就是典型的碑帖兼容之手法。线条的质感反差带来视觉感觉上的反差，在气息和韵味上便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也就会和古人以及时人拉开一定的距离。

海上
印社

山东文博与印学专家王献唐

◆ 韩天衡 张炜羽



■ 《五铢精舍印话》书影

齐鲁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遗存、文献资料乃至金石文物极为丰富。在近代学术界，曾出现过一位以搜集、保护齐鲁乡邦文化艺术而著称的文博与印学研究专家——王献唐。

王献唐（1896—1960），名瑄，号凤笙，别署双行精舍。山东日照人。幼受庭训，勤学诗文、书画。民国初毕业于青岛礼贤书院，入济南《山东日报》等报社任编辑，其间拜识了精通古韵的同乡前辈、同盟会元老丁惟汾，对王献唐

日后在音韵研究和乡邦文献搜集方面，影响甚大。后流寓青岛、北平、汉口、上海、南京各地，仍不废学术，钻研经学、金石与版本目录学。1929 年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越年任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以齐鲁文物、文献的收藏、整理与保护为己任，先后抢救、收购了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掖县大藏经残卷、潍县高鸿裁古砖和陈介祺陶文瓦量等古籍、文物无数，使图书馆藏品量与日俱增。为安置日渐扩充的典籍文物，王献唐提请省政府扩建馆舍，新筑“奎虚书藏”藏书楼。在其主持馆务期间，馆内秘籍琳琅，古物累累，一跃成为全国入藏典籍、文物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卢沟桥事变”后，为使这批珍贵的馆藏藏品免遭日寇之掠夺，王献唐不辞辛劳，精心擘画，除将部分藏品迁至曲阜奉祀官府保存外，其余历经近七千里的长途跋涉，全部安全运抵四川乐山，为山左传统文脉瑰宝之赓续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足见一位爱国学者的良知和良心。

抗战时期，王献唐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国史馆副总干事，建国后任山东省文管会副主任。王献唐工于书画、篆刻，尤痴迷于古玺印。他曾将多年搜罗及先人旧藏的两汉古印一百五十钮，亲手钤朱，辑为《两汉印帚》三卷，称“近来薪俸所入，几尽耗于是，葆此鄙帚，冷暖自知，不足为时史道也。”

王献唐一生行清学邃，勤于著述，在文字音韵、金石考古、目录版本、书画篆刻等领域深有造诣，论著多达六十余种，被誉为“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学者”。其中《国史金石志稿》、《寒金冷石文字》、《临淄封泥文字》、《齐鲁陶文》、《罗罗延室稽古文字》、《山东古国考》等考证细微严谨，识见精辟，拓本丰赡，学术价值极高。1935 年起撰写的印学专著《五铢精舍印话》，收文稿一百七十九篇，内容广泛，涉及印史、印人、印谱、形制、考释、辨伪、鉴赏等各个方面，“对于了解印学源流，研究古文字，探讨古代典章制度，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印话》以多视角的论述和学术原创性，傲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印学界，它所包含的学术思想与智慧，至今仍熠熠生辉。

如关于古印之真伪鉴别，王献唐以亲身经历，在《印话》的《出土厩制》一节中讲述了一位忠厚老实的佃户，从农田掘得一枚潍县仿制的白文大古玺的故事，告诫学者和藏家，“古物亦实有真出土而为赝品者”。此外在解释古玺印印面、边线不在同一水平面上时称：“古玺有四边高出，文字凹低者，不识者以为留边钤字别刻，其实非是。”此乃彼时抑于紫泥与今之钤于纸帛之有别，这对仅留意印谱，未能见过古玺印原作，对古今钤印方式不甚了解的读者而言，可谓明其原委，茅塞顿开。关于齐鲁古印鉴藏家与商估之间的交易、潍邑制伪技巧等，王献唐更是如数家珍。如大金石家陈介祺“收集金石时，有四人专为之供奔走，号高赵杜马，即高文翰、赵允中、杜锡九、马庆灏”。在叙述印苑瑰宝“石洛侯印”金印、齐国“阳向邑玺”巨玺时，王献唐从出土、递藏，到被仿品所累，娓娓道来，极具趣味性与知识性。另外像《玺印出土地域》、《官名官署印制之变迁》等，不啻为一篇篇考辨缜密、论析精微的专题印学论文。一本问世了近八十年的《五铢精舍印话》，至今尚有许多被研究的意义。

印坛
点将录 96